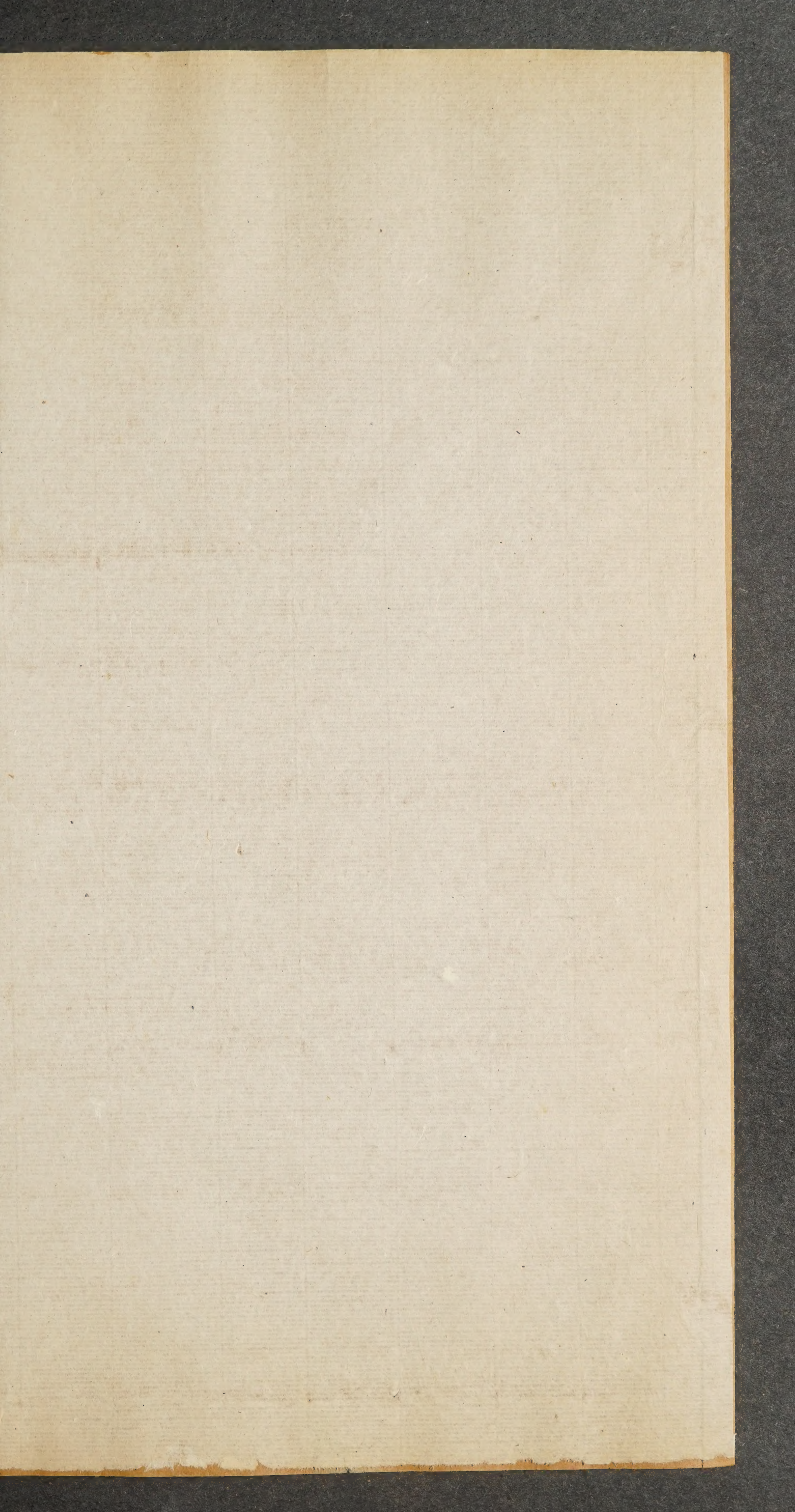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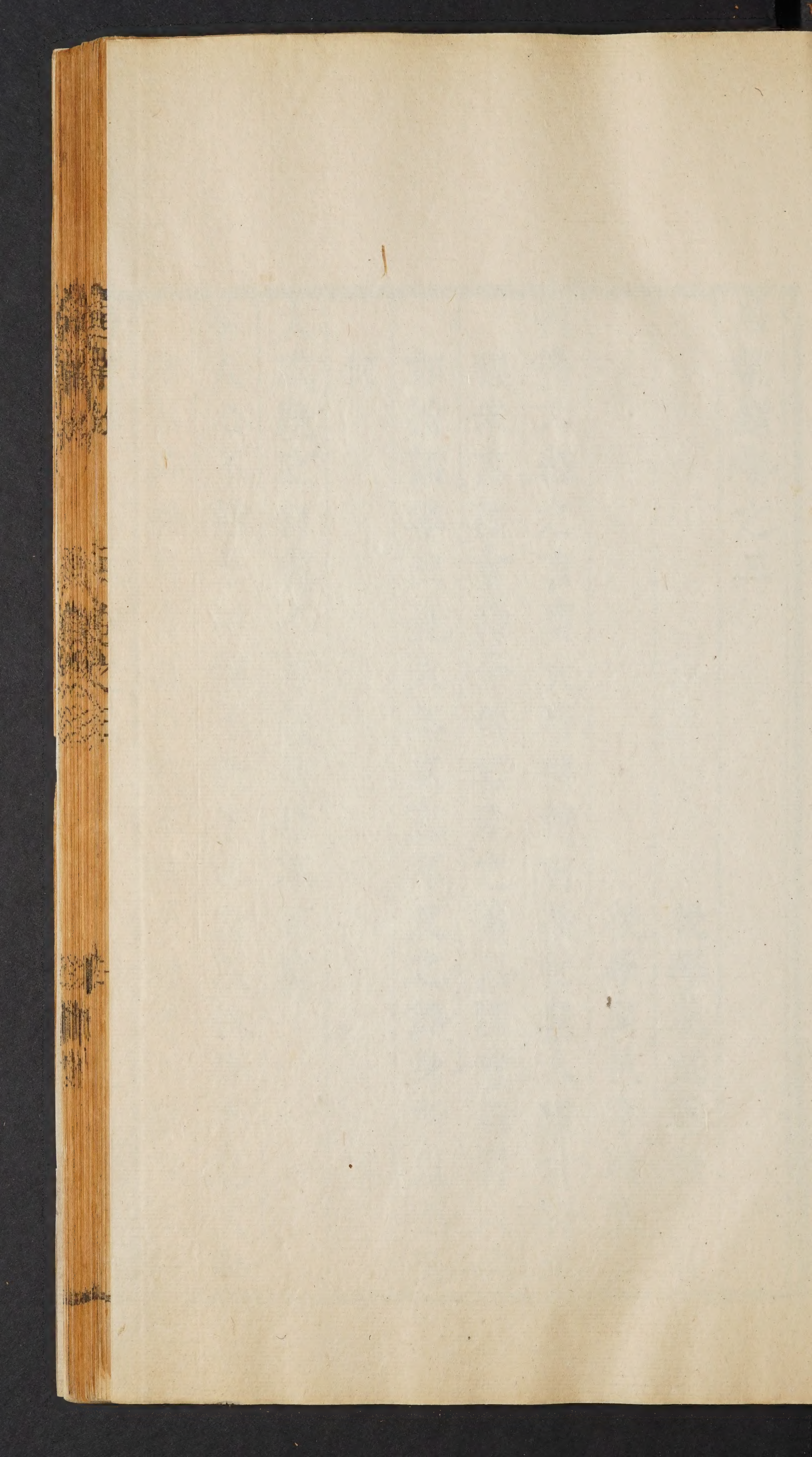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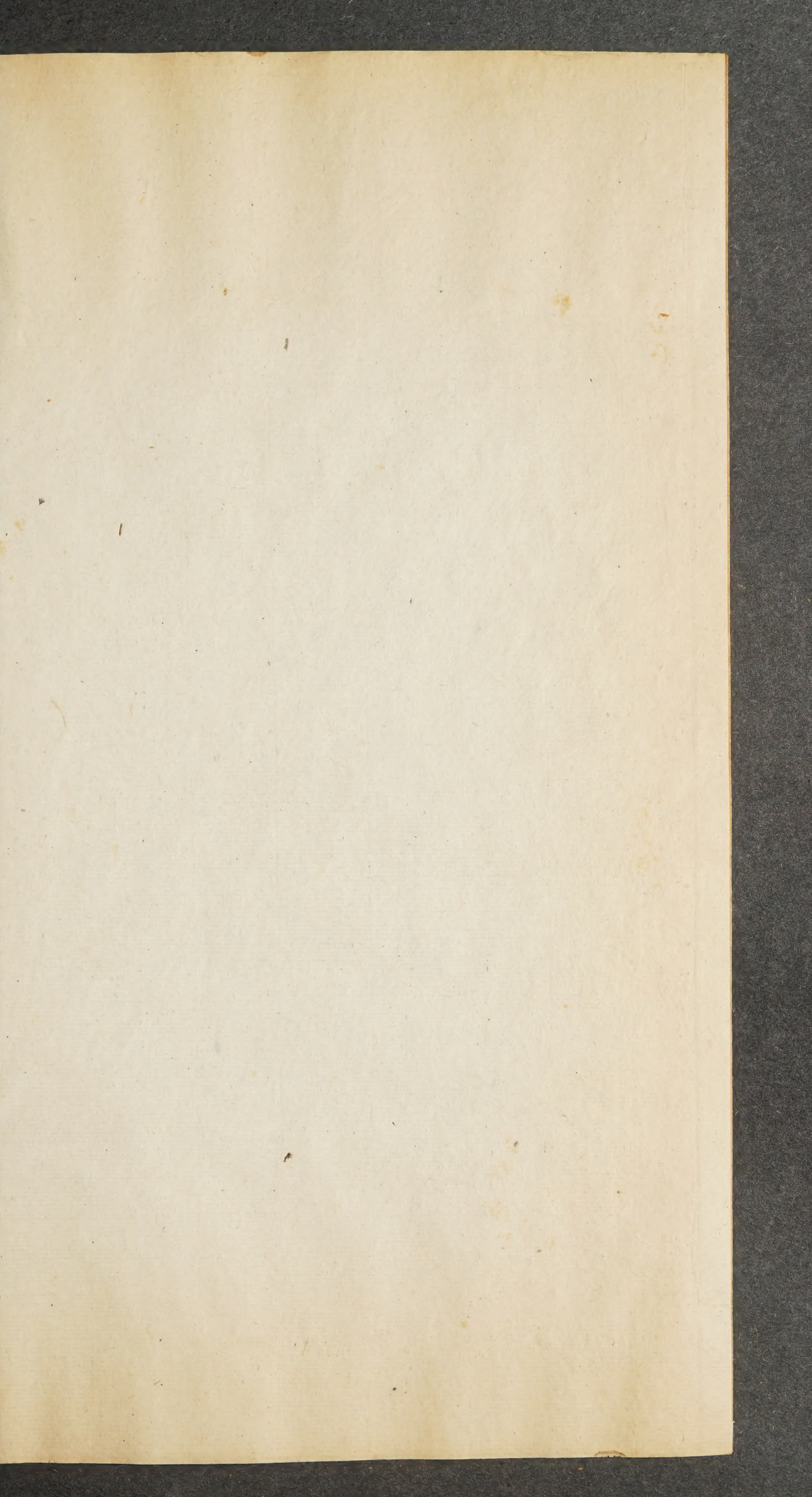
理學大家萬載生佛

萬世師表







居業錄卷之三

後學北地李楨 校

後學同邑李顧重訂

四書六經之言廣大浩博精密後世無人理會得至程朱方理會得今因程朱之書以理會四書六經如指諸掌只是人不立志不反之於身所以不奈何

大本既立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窮

聖人心不離乎理理不離乎心所以純亦不已大賢以下必操存省察乃能不離乎理苟不操存不省

察則與理違矣或問聖人心與理一不用操不用省乎曰聖人固不待操而存省而知然亦無不操無不省但聖人心無放逸人不見其操誠明徹照人不見其察所以神妙不測也曰異端亦曰不操而存又曰無適而非道何也曰異端不事其操只要心空無物既空而無則不用操矣異端未嘗見道只想像箇道無不在以爲無適而非道故猖狂妄行常與道離也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要一邊學一邊思習而察行而著也

老氏說道德釋氏說心性故天資高者徃徃從之老氏以玄妙爲道德不從日用常行處體察佛氏以虛靈爲心性而不知五常仁義禮智信所以雖似見其彷彿而實非有見也

只是這箇道理更有甚事聖賢隨其所指分別出來貫通後萬理只一理以其流行不息賦與萬物者謂之命萬物各有稟受而此理無不全具謂之性性中生意粹然爲衆善之長謂之仁裁度斷制處得其宜乃性之義儀章品節天秩粲然不亂乃性中之禮分別是非條理分明乃性中之智實有此

理元無虛假謂之信見於日用各有所當行者謂
之道通天地人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總謂之道
其所以闔闢天地終始萬物無窮無盡謂之太極
無非是這道理

看來朱子只任勇猛做向前去更不退縮朱子直是
豪氣

程子天資高其於聖賢經義優游涵泳以得之朱子
天資大直索窮究到底不肯放過

人做工夫不可太過太過反成助長所以生病痛呂
與叔是箇肯做工夫底人然所謂求見未發之中

執而勿失亦是過了雖橫渠先生亦有做過了處

如曰不舍其虛明善應之體是也程子工夫只是

窗無過處或曰過與窗如何曰過則反踈

氣質之偏皆可克治要克治氣質之偏須涵養得大

本完固則元氣壯病易除

顏子克巳只就非禮勿視聽言動上做工夫不言氣

質之偏物我之私者葢能如是則氣質之偏物我

之私不待克之而自無矣

顏子四勿涵養省察工夫都在裏

孟子天資本英明剛大他又去集義養氣上做工夫

所以才氣愈剛大

清明剛大之氣須要養如何養只是循天理不爲物

欲所屈便是

孟子直是英氣朱子直是豪氣天資合下皆大

孟子程子落下手做得親切

顏子明道隣於生知

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是他天資高然開示下學

工夫使聖學門庭曉然可入二程全之

項羽當初從范增之計以立義帝當時亦是事勢當

如此君臣之義既定豈可更行弑逆光武之於更

始處得便好更始本不足以為君光武漢之同姓固可中興而光武亦不殺之是善處君臣之變者也

堯舜生朱均瞽鯀生舜禹清濁美惡變化莫測雖聖人亦莫能與也

太極是理形而上也陰陽是氣形而下也動靜是其間事

聖賢只依天理做事所以極其大與天地參贊者以智計處事便小

學者先當理會身心此是萬事之根本

天下神速莫如心天雖至健一日不過周天過一度而已風雖急一日不過數千里心一思便思得幾千萬年須臾便思到幾箇萬里幾箇周天蓋心具是理理無不在千萬古其此理千萬里其此理所以思無不到故氣速不如神速神速由於理一也易曰神無方易無體心之靈如此可不知所養

朱子曰公卿以下士爲難士以不自失爲貴

凡饑荒之時在上者便當惻怛憂閔以救民爲急發倉廩以濟之方可固結民心民不怨上思亂

若非敬如何扶得心身道理起

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

天下事必君臣相遇而後可以有爲上者如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太公次者如桓公之於管仲燕昭之於樂毅高祖之於子房先主之於孔明皆君臣相知相契之深

文王得太公便載之後車是相知相契深故敬之至禮之重

君子小人自不相容其類不同也君子進則小人退小人進則君子退未有君子小人共治者也然則堯用四凶豈不是小人曰堯聖人也聖君德盛勢

重方可因其才而用之孔明用魏延如何曰魏延

雖小人非是大姦惡故孔明亦因其才而用之

存養久則理自明蓋心無雜擾而本然之善自著曰

異端亦有存養其滅絶天理何也曰異端只素淨

打坐澄心何嘗有戒謹恐懼主一無適工夫儒者

雖存養又窮理異端不窮理所以差也

荀彧有智謀而從曹操是不講學之故霍光忠智有

餘其妻弑許后而不誅亦是不講學之故

古今說義內者惟程子說得精程子曰處物爲義又

曰中理在事義在心詳味此言義內之意自見矣

孔子賢於堯舜以事功言也孟子功不在禹下亦以事功言也愚以爲顏曾思孟之功賢於稷契臯夔程朱之功賢於伊呂孟子以後若非程朱則天下貿貿焉人欲肆天理滅高者入於老佛卑者趨於功利生民之道息矣

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舍道德外亦無功名

論語集註言忠信本也又曰五者以敬爲本又曰恭其本歟皆所以示人用力之方學問根本盡在於此

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學者須從萬殊上一一窮

究然後會於一本若不於萬殊上體察而欲直探

一本未有不入異端者

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此是天下一箇自然

機會不用智計安排

奏格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

民威於鈇鉞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

恭而天下平易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

知此則知無爲而天下治覇者之功誠小區區才

智不足道

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秦坑儒書肆暴虐任趙高姦

邪是自伐也豈楚漢所能伐哉漢親宦官害忠良是自敗也又豈曹操所能篡哉唐之敗也亦以宦官害忠良宋之敗也以小人害君子皆自伐也蓋君子退則虐政施人民怨盜賊起兵戈興國亡矣吾儒是隨事盡理以存其心所謂敬者只是專一謹愼無事時心專一在此不敢怠惰有事時心亦專一在此事上不敢怠惰所以無事時心湛然在內有事時卽是這箇心去應察處置所以動靜表裏本末共此心只是箇專一畏敬佛氏只是硬把捉緊縛這箇心方其無事時把捉緊縛得住有事時

便亂了

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敬之効驗處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不仁義則人道絕矣今人處事不存天理只用智計便虧却人道

范文正作事必要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則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此范公有脗合聖賢處故其進退出處超然無累行藏卷舒適於他人

人之作事只盡箇當然之道有意必固我便是私意
只循其當然之理則意必固我之私可脫脫則無
累矣
躬行雖難然當勉若不躬行則無以有諸己言爲空
言知爲空知何學爲哉
處天下事須得其總要如君擇相相擇諸司之長長
擇其僚自然得人得人則天下事自理此實理之
自然非强安排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以至生千生萬蓋道理是如此聖人只依
他這道理做非聖人所造爲也今天下大小官俱

擇自吏部吏部又如何有許多眼力名姓且識不
全如何識得他心性才德旣不識他心性才德只
亂除他官職豈不悞事人君只好極擇天下第一
人才全德備者爲相又相與斟酌擇六卿之長貳
便令宰相與六卿推擇諸道憲長郡令憲長推擇
其可爲郡守者憲長又與郡守推擇其可爲縣令
者申奏於朝君相審察其實而授其職長貳旣定
其餘寮屬小官令其各舉所知隨材擬職郡縣申
按察按察申朝廷依其所舉而授之職如此則自
然得人或曰容其自擇寮屬其法固善若或長官

容私舉其所愛則如何曰不然表端則影正君相既賢則所擇六卿無長必賢監長既賢則郡守縣令其有不賢者乎長貳既賢又豈肯容私以除不賢者爲寮屬乎

窮理格物先從性情上窮究則見得仁義禮智渾然全具於吾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發就從此力加操存省察推廣擴充此便是原頭工夫根本學問又於日用事物人倫天地山川禽獸草木莫不究極其所以然明而禮樂幽而鬼神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來歲月之交運古今風氣盛衰國

家治亂興亡民之安危兵之勝敗無不窮究方爲
窮理致知之學

或問如何盡知得天下之賢朱子曰只消用一箇好
人作相自然推排出來有一好人作臺諫不好人
自住不得

孔子以下才莫高於明道才莫大於孟子

此道理具於吾心大小精粗無所不該守之則賢化
之則聖誠之則王假之則霸竊之則姦棄之則愚
無一事出此道理之外出則禍敗至

此道程朱出來發明已盡開示工夫甚親切如何今

人甘於自棄不自棄者又差却工夫故此道寥寥

事事有一定道理須要見得明養得熟應酬之際方無滯礙

爲治須要有本末德具於己人自感化此本也修政立事處置得宜末也本正則末易施末修則本益厚然末出於本非兩事也

才之善者卽是德德之備者必有才

明道先生本領純粹理精涵養熟故不動聲色天下之事自治涵育薰陶而天下之心自化孔子以下第一人也

聖人在上氣勢大風化盛人之善心自長惡心自消

觀二南之詩可見

今更有聖賢出其說不過於大學論孟中庸此後書

莫過於小學近思錄學者能於此處眞知實踐他

書不讀無憾也

程子言論語孟子旣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誠哉

是言也若論文字則論孟與六經文字體面自殊

若論工夫道理則六經道理不出論孟之外六經

工夫作用亦不出論孟之外所以學者貴自得也

先儒以爲推類以通之非也論孟六經之道本一

何待推

霜露程子以爲星月之氣朱子以爲非星月之氣露只是自下蒸上此當從程子若其夜陰雲無星月便無露豈不是星月之氣朱子以露結爲霜程子以爲非是此當從朱子熱時有露無霜寒時有霜便有霜豈熱時都感得露氣寒時都感得霜氣蓋是寒時露凍得成霜也雪雹則是雨凍結成也高山頂上無露被風吹散了濕氣

朱子稱周宣幹有一言極好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三十年科舉始得看來科舉空言眞無益於

事徒壞學者心術喪學者精神不如實選人才人
有所感激濟得事

老氏之學是見得一箇物事在窈冥昏黙中遂指爲
太極釋氏是見得自己一箇精神知覺在光明不
昧中遂指爲心性然皆非眞物

人之大病有三一曰麄惡二曰輕浮三曰昏弱

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
兼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敬也

有理必有氣理所以爲氣氣乃理之所爲生萬物者
氣理在其中卽爲性故說着性便遺不得理與氣

但所指不同指其本原所由生之理則有善而無惡故仁義禮智何甞不善惻隱羞惡之發無往而不善矣其爲不善是物欲害之也孟子主意是如此然物欲如何又害聖賢不得衆人如何動輒便爲物欲所害是其氣質不同也故指其本然之理而言則爲仁義禮智其善可知指其禀於氣者而言則或清或濁或善或惡不能齊也或問氣何以不齊曰氣常運行交錯無一息之停所以不齊也韓子以愽愛爲仁雖不是猶勝以覺言仁者故朱子訓心之德愛之理又曰仁者本心之全德中庸曰

仁者人也朱子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合此數說而體驗之仁可得矣

道非亾也幽厲不由也

學要來身上做

朱子直是勇窮理便直是窮到底作事直是做徹底

朱子曰今教官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

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做你道他自做不做
何待設官置吏費廩祿教他做也須是當職底人
怕人不識義理須是要教人識些如今全無此意
朱子曰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自是着急
何用更要教設學校却好教他理會本分事業
古之聖王心同天地其生物之心敵國皆知之雖或
誅暴禁亂不得已而興師彼之人民皆心服誰肯
與我爲敵此是箇大兵法人不識只有孟子識得
透
窮理須事事窮究窮來窮去又只是一箇理讀書須

要章章精熟精熟後亦只是一箇理此所謂萬物
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也

禦夷狄以守禦爲本不以攻戰爲先此不易之定論
如漢武之於匈奴唐太宗之於高麗竭中國之力
以事夷狄致使中國虛耗人民窮困非安中國攘
夷狄之道夫中國德盛夷狄自賓服蓋內治修則
遠人服上也堅守要害次也勤兵遠討下也

善要自已出功名要自已出此便是鄙陋狹窄人不
足與有爲也

非義而富貴不若守道而貧賤

古者民即軍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後世既無寓兵於農之法遂有長征兵今又有世襲軍故有民戶軍戶

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此聖王寓兵於農萬世之良法今既不行此法亦當行屯田法以免坐食之費今百官祿薄百姓窮困皆因養待食之兵屯田宜在近便處立屯如戍兵就在近邊之地耕屯郡兵就在近郡之地耕屯每一兵撥田一區其入可食六七口免其糧稅使自食其穀又可以養父母妻子春夏秋則就在屯所小暇小習戰法冬則入

邊城大講武備其田皆官府措置如此則非惟可以免坐食之患又免漕運則國自富民自足矣

今日之官只有教官做不得

事雖要審處然亦不可揣度過了事雖要聽從人說亦不可爲人所惑亂擇須精行須果

天下之理雖萬殊而實一本皆具於心故感而遂通若原不曾具得此理如何通得

天地間道理無一時息人心不可一時不存

要天下富足須要使人人去耕又要使人人有田耕

今天下不耕而食多於耕者如何人不貧窮

敬以直內是無許多雜亂邪念故內直內直誠便存
蓋人心只有理理本直敬則可以閑防外邪養本
性
陳公甫曠大今之有才氣底人多喜之所以鼓動得
人又氣魄大中人以上爲其所引中人以下爲其
所驅爲害尤甚
參同契陰符經朱子註之甚無謂使人入異端去調
息箴亦不當作
凡物有兩端自然之理也卽太極之兩儀以此推之
動靜陰陽體用本末精粗表裏盛衰消息死生晝

夜寒暑聚散於此此精思而有得焉道在是矣

窮得此理須敬以存之方不失或曰未窮理時如何

曰未窮理時固當主敬以立其本

正道難行如良玉難售大器難用自然之理學者不可以其難行遂變其所守如範我馳驅而不獲詭遇而得禽豈可因範我不獲而詭遇乎然在末世則然遇湯武又何難行哉

觀鼻端是取至近一物以羈繫其心使動不得嗚呼心至靈至貴爲萬事主宰而受制繫於一物可哀也

心與理本一心雖虛理則實心中無他物只有此理全具在內

一整齊嚴肅心便在是自能整理才寬慢則心便悠蕩無歸着是自不能整理也

天下古今只着一箇利字害了天理秀才讀着書便要求中科釋子誦着經便要求一箇福禪子坐着禪便要求自己一箇快樂那裏何有天理

學者去得一箇謀利計功之心則心下自然坦夷安泰

今人為利而仕便不正當了縱有小小功業亦不濟

事

知止而后有定人窮理到至善處自然作事不忙不亂

周子令程子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要求見仲尼顏子人欲淨盡天理渾然處故有此樂朱子恐人只去望空尋樂不知天理之實必流於異端故又教以從事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令人不去此處做工夫變去自已身上尋樂故倡狂不實自號尋樂子者有之

文王在羑里演易周公又繫爻辭是欲以此盡天下

古今之變以爲專爲卜筮恐不可

聖賢工夫雖多莫切要如敬字敬有自畏愼底意思敬有肅然自整頓底意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敬有湛然純一底意思故聖學就此做根本凡事都靠着此做去存養省察皆由此

今人只是箇好高大喜奇妙憚繩檢故做出許多病痛

聲是天地自然之聲律度量衡皆起於此而數在其中黃鍾之律容秬黍一千二百是聖人先以聲定律之管後以秬黍積之知其然然後可因是而造

度量衡非是以秬黍制律況地有肥磽年有豐凶
黍因有大小安可執以為定惟程子謂止有秬黍
彼時適當此數故以定律管非律由秬黍制也

進君子退小人此為政第一義然須果斷以行之若
好賢而不能進惡小人而不能退反自取禍敗

學者持敬只就衣冠容貌視聽言動上做便是實學

篡弒之君不能致治者蓋以其悖天理喪心德無以
教其下而有道之賢必不肯為之臣智力勝者僅
能把持得住喪敗者多矣

天地萬物只是一箇理順之為難故曰順以動天地

如之況建侯行師乎又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後世不知窮理以智力爲治所以不能大治

人被私意所蔽天理郎亡聖人教人操存省察所以要存天理去人欲也

學才倦怠便入於自棄

人雖要志氣剛大不甘作下等人方能奮發有爲然必尋師友講究實做工夫自當有進進而不已不使間斷方能有成

名卦之義與卦之象辭本難曉然孔子彖傳說得已

自分明善讀者沉潛玩味則卦義卦辭皆可得矣

有聰明識義理不能持守而喪其本心者多矣雖曰知之未真然皆因氣偏欲汨故也此持養之功所以貫乎學之始終不可須臾舍也

聖人作事動循天理動中機會循天理則人心服而化中機會則事當而易治

日用間事當做而不做不當做而做皆是不能省察只徇己之偏也

作事雖要人才然人才一半是天生出來一半是聖人作興出來如伊傅周召是天生出來如曰豈悌

君子遐不作人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聖人在位
作興出來
人作差了事須省察悔悟以速改之不可因循含糊
若能省察悔悟以改之則後事尚可少過若不悔
改則終身學不長而過失愈多
無妄誠也誠天理之實也聖人只是循其實理之自
然無一毫私意造爲故出乎實理無妄之外則爲
過眚循此實理無妄而行之則吉無不利不幸而
災疾之來亦守此無妄之實理而不足憂卦辭爻
辭皆此意學者則當擇善而固執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彖傳曰下觀而化發明觀之義最切蓋在上者下之觀仰視效上既能盡觀之義在下者安有不觀仰而化乎必以盥薦爲言者人之誠敬於此爲至盥而不薦不可以詞害意盥則必薦蓋言盥而不薦之時在下者已信而瞻仰之以見觀感之神速故下文言神道設教也奏格無言時靡有爭篤恭而天下平無爲而治皆此義也

禪學雖似廣大高妙其實偉繆窄隘今日只緣聖學不明許多好人都尊信之所以其風盛

人只當守定實理實理之外不可再有妄動故曰無妄行有眚無攸利

讀易者當先觀彖辭彖傳次讀程朱傳義以發明之爻亦然程傳又有發明到彖傳爻象外意者學者所當體也

志不可一日墜心不可一時放

聖人攘夷狄亦因其理而處置之非是嫌也

唐太宗胡越一家是誇大自矜之言背春秋不謹華夷之辨之義故唐世有夷狄之患

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衰也

今有才氣之人到老年便衰是無持養之功也

兵以仁義爲本當先嚴紀律設謀制勝在後

本義多本彖傳

日用間事事省察從天理上行纔覺有私意便克去

此進學之要

立得志定操得心定不至移易則學自進

才覺私意起便克去此是大勇

被雜事昏擾者心役於物也苟能立巳事雖多常整

整不亂

整頓得心起則學自進守得心定則德愈固

才枉已便正不得人

天下人才風教繫於朝廷當今以科舉文辭取士多少英俊豪邁從那邊去此風浸久益盛隋煬帝開此端王教不行多由於此

孟子言性善是指本原之理而言程子兼清濁美惡二者皆是也論太極本然之理以爲生物之主安有不善論動靜陰陽錯綜交運安得不有清濁美惡之殊知孟子之說則知吾性之本善當求復乎此而堯舜可爲也知程子之說則知人不善者乃氣質之偏當變惡爲美以致克復之功其有功於

聖門有功後學非淺也

克己又言復禮是從實事上持執使入規矩法度而天理在我非如異端既得之後空虛無據也

今之賢者只任他天資見識作事間有窺測些天理來用只是所見淺終不濟事此由於學不講故也

孟子在良知良能上體驗故曰性善荀子在情欲變動處看故曰性惡依孟子說則禮樂教化皆吾性中事依荀子說是指氣質物欲爲真性故以禮樂教化爲僞爲也

今日立心高者多流於禪以下者俱入於功利此道

理實無告人處

陳公甫說物有盡而我無盡分明異端釋氏語即釋氏見性之說他妄想出一箇不生不滅底物事在天地間是我之真性謂他人不能見不能覺我能獨覺故曰我大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殊不知物我一理但有偏正清濁之異以形氣論之生必有死始必有終安得我獨無盡哉以理論之則生生不窮人與物皆然

程子易傳多主事理朱子本義多主象占然有是事則有是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占亦非有二也

若專主本義則似乎太拘必讀程傳方發明得盡

露是星月之氣與濕氣相感而成故夜有雲則無露地乾處露薄

今人多談怪異以為有者必惑於神怪以為無者只是硬見終不足以解時人之疑故孔子不語怪以此蓋天地之間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之氣而已其交錯變化有正邪常變易險明暗之不齊正而常易而明者理之正人所共知其由故不以為怪邪變險暗世不常有非理之正人皆驚異故以為怪然聖人教人只在正理上窮究正理既明不

正者可照見縱未能照亦不可先去窮他只守吾正理而已邪終不能勝正今仙家及巫師做把戲者皆有邪道但君子所不當知也

天下事不會處置則小變成大鄧茂七葉宗流黃蕭爭若當初處置得宜一縣尉足以制之及發也苟得其人郡兵足以制之及其猖獗費傷許多兵力若王道既行仁義既興則民安物阜賢能在位百邪俱息自無此等事以此思之王道不行太平難致漢唐宋僅得小康下此皆危亡之國也故非陳勝能起兵秦自起也非黃巾能爲亂漢自亂也非

黄巢能爲亂唐自亂也非紅巾能爲亂元自亂也

道一也所指不同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邵子以道爲天地之本又以道爲太極朱子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子思曰率性之謂道然道卽理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是指此理行於形氣之中也道爲太極爲天地之本是指此理爲造化之主也率性之謂道是指此理見於人身日用也元亨利貞是指天理之流行而言也

自大學格物致知之教不行學者所見淺陋

程子言横渠門人守禮節沒滋味如喫木札相似言

其必窮理致知工夫於理不深造非以守禮爲不善也苟能於禮節中深體密察而謹守之則知行兩盡此理實有諸己矣

作詩文要巧便離道只要道理條暢敘事詳明觀四書六經可見

救弊甚難若從末上救極費力須從本原上理會則弊自然革觀孟子明道告時君便從本原上整理此乃善救弊者

明道學校養士劄子就本原上做故末自正朱子私議從時弊上救便難

學者不可先去窮究神怪但只守吾正理正理旣明則自能曉之蓋不測者爲神不常有者爲怪非無此事但有邪正之分耳

明道所論十事條理詳備先王之法盡於此矣當時若能用之從容三代之治

釋氏是覊制其心之法非存心之法儒者只端嚴敬慎毋事精察不敢漫爲則心自存釋氏則反觀內視使心動不得屏絶思慮使心出不得或筭數珠念佛號或視鼻端數息數或屏絶人事面壁端坐或只守一箇念頭再無他念皆是制住此心不得

妄動雜思以致虛靜及羈制之久則此心慣熟亦不走作噫心具萬理應萬事反被羈制如此此其所以天理人倫事物滅絕一歸於空寂然心是靈物旣不走作以至空寂之久亦有許多聰明光耀出來只是正理滅絕故猖狂顛倒或問今之儒者多入異教何也曰今之儒者多喜玄妙愛虛靜貪快樂不曾做博文約禮工夫如何不入去

今武官世襲軍人世襲兵安得不弱如祖父智勇兼全可爲武官子孫或愚弱可供職乎祖父壯健可爲兵或子孫小弱亦可爲兵乎只合文武合一兵

農合一遴選賢能爲之主治無事時修立教化務農講武有事時則簡練精壯者以爲兵

定性無內外無將迎明道不惟所見端的又工夫完純非去聖不遠不能如此嘗驗之無內外工夫纔可能無將迎非心性已定無一毫牽引之私不能也

皇極訓大中雖不甚害理終不親切惟朱子訓皇爲君訓極爲至極之義標準之名然後見人君以一身爲天下法王道根本在於此此義至精至切得箕子之旨矣

老氏既說無又說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混沌沌其中有物則是所謂無者不能無矣釋氏既曰空又說有箇眞性在天地間不生不滅超脫輪廻則是所謂空者不能空矣此老釋之學所以顚倒錯繆說空說虛說無說有皆不可信若吾儒說有則眞有說無則眞無說實則眞實說虛則眞虛蓋其見道明白精切無許多邪遁之辭老氏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指氣之靈者爲性故言多邪遁以理論之此理流行不息此性稟賦有定豈可說空說無以氣論之則有聚散虛實之不同聚則爲有散則

爲無若理則聚有聚之理散有散之理亦不可言
無也氣之有形體者爲實無形體者爲虛若理則
無不實也問老氏言有生於無佛氏言死而歸眞
何也曰此正以其不識理只將氣之近似者言也
老氏不識此身如何生言自無中而生佛氏不識
此身如何死言死而歸眞殊不知生有生之理不
可謂無以死而歸眞是以生爲不眞矣問佛氏說
眞性不生不滅其意如何曰釋氏以知覺運動爲
性是氣之靈處故又要把住此物以免輪廻愚故
曰老氏不識道妄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不識性

妄指氣之靈者爲性

橫渠言氣之聚散於太虛猶氷之凝釋於水居仁未敢以爲然蓋氣聚則成形散則盡矣豈若氷未凝之時是此水既釋又只是此元初水也

卦之六爻以中正爲善又必有正應方可有爲蓋中正則才德不偏有正應則君臣相遇誠意相孚方可以成天下之治

明以動故豐自格物致知之學不傳學者無以進其明聖王豐大之業不行於世

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敬其本歟

康節言畫前有易此說最精未畫卦之前卦之理已有但非聖人寫不出來禮樂亦然制禮作樂雖出於聖人未制作之前禮樂之理已具特假聖人之手以成如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此意也刪後無詩却說不定如有聖王者作其詩固在也

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皆是未學行先學走如何不猖狂顛倒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明力行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孔子教人博文修

是入滋味處教人約禮便是入快活處但當先難
後獲

古人作事從本上作所以簡要如日舉直措諸枉能
使枉者直是甚簡要後人作事無本變多少煩苦
費盡力作事不得

爲政雖使民各得其所物各遂其生方盡爲政之道
然其本在於得賢才而用之取人以身故修身又
爲得賢之本未有身不修而能任賢才者

看盡天下事只要不失其本心心爲主事爲客以主
待客則我不勞而事治蓋處之各得其所也程子

日巳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事

萬事各具一理心之靈足以該具之心存理明天下事可不勞而治

天下事要心去處身去行然物各付物則無事矣何謂物各付物順理處便是

察理精後力行便不難

心渾是一團理理不明心便欠缺便有蔽

處小人最難位高勢重可以處置小人才高德重可以處小人

人才難得可不自重自勉

修巳後自能教人能治人此合內外之道

四民各有其業則賊盜息今之賊盜多是游手無業

之人為之

理明後又持守堅固力行純熟此是大賢

天地人物皆正理所為着邪妄不得故易多言利貞

合正理處則事自治見事皆是正理合正理處人

心自服見人心盡是正理

擒盜賊明賞罰為先昔臯陶明象刑而三苗服刑賞

既明功罪既著能否既分則人心自奮勇氣自倍

賊勢自消此其本也設機制勝在臨時

程子以詩文害道非是詩文害道是作詩文者志局於此所以爲道之害若道義發於詩文又何害不合他專心致力於此期於工巧便與聖賢爲已之心不同於聖賢爲學工夫必荒廢了矣韓退之嘗初若能做聖賢工夫不學詩文其造必不止此

與人處當執謙然不可媚悅才媚悅則與天地正大之情不似誠意在我人之感不感從不從不可必

今人言心便要求見本體察見寂然不動處此皆過也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察見若欲求察而見其心之體則內裏自相擾亂反無主矣

然則古人言提撕喚醒非歟曰才提撕喚醒則心
惕然而在非察見之謂也
禪學心虛靈故其機鋒迅速能驅駕扇動人但其中
天理根源掃滅故悖繆顛倒害於世
此箇道理本然具足聖人非有加吾人非不足但人
自棄不求
天地氣化無一息之停人物之生無一時欠今天下
人才儘有只因聖學不講故瞢倒在這裏
聖王之兵有征無戰又無許多詭計者非是迂濶是
他師出以正仁義素孚於人心行陣整肅號令嚴

明兵士奮勇效死敵人望而畏服又吾之所以征之者非欲殺彼之民乃誅其害民者彼民豈肯願與我戰此一箇天地生物之心無物我彼此之間遠近華夷莫不感戴豈真若宋襄于泓之戰迂愚無道反辱身敗師乎孫子曰兵詭道也謂詭則不可用奇則有之或倉卒用師或敵人強盛有不得不用奇也終是用奇必有殺傷之患非聖人心也但恩信不及所以制服其勢者不得不如此所以殺其人不若制其勢制其勢不若服其心

人才入禪便以禮樂制度爲瑣碎不足爲而欲逕趨

高妙殊不知天生聖人代天以施教化聖人制禮樂代聖人以成教化是天假手聖人故天不言而萬物安聖人假手於禮樂故已不勞而教化行

世之愚者莫愚如老佛至愚之人也曉得箇天地父母妻子也曉得有箇巳身今禪家以天地爲幻妄巳身爲幻身離父母棄妻子雖天地六合之大也曉不得故言一粒粟中藏世界陳獻章又要塵微六合豈非愚之甚乎

聰明人多爲禪學所動設使韓退之不聰明大顛也動他不得

老莊之說最妄如說堯欲讓位於巢由皆假設以誇其高必得舜之聖方能紹堯之治堯豈無眼睛而欲讓位於巢由乎

物我一理未有修己而不能治人者亦未有己不修而能治人者

不愧屋漏雖無一事然萬理森然已具於其中此是體也但未發耳老佛以爲空無則本體已絕矣今人只言老佛有體無用吾謂正是其體先絕於內故無用於外也

凡事有則循其則卽理也裁而制之則爲法度法度

立則弊可革然行之則在得人久或弊生又可變

而通之以適於宜

聖賢一循乎天理故無繫累今山林隱士欲脫去塵俗世利以求無累異端欲屏去人事思慮以求無累山林隱士雖自遂一偏之高不足以盡天下之理然未至甚害理其清高之風猶足以激汚俗異端則天理滅絕顛倒尤甚高士一變則爲異端矣

易之道廣大悉備程子以事理明之朱子又多以象占推之皆可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其交錯變化高下清濁偏正美惡無所不有故六十四卦中象占

無不備事理無不該既不可專拘於事理亦不可專拘於象占也然事理又切世用

今人言心學者便要說靜時無心居仁問之設若無心亦須有理彼又應曰靜無而動有彼信以爲靜時真無心與理矣夫天命之性與生俱生不可須臾離故靜而未有事接之時則此心未動此理未發然此時此心寂然在內此理全具於中故戒謹恐懼以存養之若真無心無理又戒謹做甚又存養箇甚必有物在內故須主敬須存養故程子以爲靜中有物靜中雖無所知覺亦有知覺在又有

因程子說靜中有物遂要察見本體看未發已前氣象此又非也靜中只有箇操存涵養曷嘗有看見察見或問周子言靜無而動有何也曰周子言無以未形而言非真無也乃無中含有也故朱子解之曰靜非無也以未形而謂之無

世間人才儘有亦多有肯做功業者只是理不明做功業不出此大學以窮理爲先也

自孟子後千四百年無人見得此道分明董子見其大意孔明天資有暗合處韓退之揣見彷彿至程朱方見得盡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透徹真西山

庶幾
窮得此理於心又須存養省察工夫到方無滲漏
篡弑之人其身犯大逆若北面以臣之即逆黨也稍知義理者不爲也且古之仕者皆欲行道以濟斯民篡弑之人其身不正不可以君天下又可與之行道乎

執事敬修己以敬是事事檢點不敢妄爲君子之學孰過於是

聖賢之文順理以成章自然本末兼盡脉絡貫通後世專意爲文而理意反不足是欲巧而反不巧也

孟子之高與後世之高不同孟子英氣渾化未盡故有此跡如泰山之高根脚甚大後世之高下無根基內無實理空自高大

爲善是樂卽心廣體胖也

人著書才有一毫爲名便是悖逆天理古人著書皆不得已如耒耜陶冶生民所賴菽粟布帛生民所急著無益於世著之何用況詭誕浮華害於世者乎

認得道理眞異端自惑他不得何以能識得眞須實從事理上推究以至貫通則此道明矣

近觀三禮皆是憑天理上裁制出來蓋聖人之心理一而用殊天下之事萬殊而一本故許多制度節文皆自聖人胷中流出天下後世取以爲法學者則當由是以窮理

其心肅然則天理卽在故程子曰敬可以對越上帝

不學聖賢則學無歸宿

諂諛二字修己治人之大病諛人者固是小人好人諛者自修則不聞過治人則惡政日積

自驕者必好人諛己小人由此而入故曰居上而驕則亾

西山眞氏先心經而後政經則身心乃出治之本也
某在侑聖觀見壁間題曰逆則處處生顛倒順則頭
頭合自然居仁加兩字曰逆理則處處生顛倒順
理則頭頭合自然

人皆闢異端而恐其害道然不知其陷溺之由蓋其
初只是清高隱僻之士好清閑厭世俗之煩雜及
其久也清靜寂滅其心無所用故懸空見出許多
物事以爲道德以爲心性以爲太極學者須隨時
收歛隨事省察方不陷溺若聰明人不去事理上
體究只憑自己意見必喜高妙必至陷溺

大抵君臣相合各從其類好道之君方能用有道之臣好利之君必用計利之臣宋神宗滿朝君子獨用安石者以安石利心與神宗合也如安石憂財力困窮而言治財之道神宗卽位初便言嘗令以理財爲急務此二人者利心相契其行泉府青苗市易等法雖攻之者甚衆終不能破二人功利固結之心也

人若日用間持守此志省察此理學便長進

太極不離乎陰陽不雜乎陰陽此兩句宜細思

理在氣之中所以主宰乎是氣者故曰天地之塞吾

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理乃氣之理氣乃理之氣混之則無別二之則不是

參同契陰符經皆能窺測造化之妙盜竊造化之機但不合他將來濟一身之私故違乎聖賢大中至正之道反爲學者心術之害

參同契欲關鍵耳目口三者使耳不用聰目不用明口不以言以完養神氣於內此但能養一身之私而棄天下之理世之自私者多好之故害道尤甚

陰符經之言奇怪蓋聖王之道不明奇怪之士欺世之無人縱其異說而無所忌憚說者以參同契陰

符經與易同用非也易雖精微而坦夷明白中正廣大周偏詳悉非二書可擬

人苟能省察使事事合理則學大進矣此即是集義

看有才氣底人老年多不及少年是他無學問持養工夫

人肯自修則喜聞過喜聞過則能來忠直之士忠直之士進則小人退君子進國家之治本於此不自修者則忌聞過忌聞過則必好諂諛好諂諛則纔諂面諛之人進君子退矣國家之亂本矣

人心要深沉靜密方能體察道理故程子以性靜者

可以爲學若躁動淺露則失之矣

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爲太早令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於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强合之誤矣

在上者身既修理既明則德望素著不待政教號令之出而民已歸服景仰況於設施之際事得其宜政教號令既出刑罰既施如雨露霜雪又何民之不感悅畏服乎

天地只是一箇生物之心聖人全天地之心故仁民

愛物自不能已

天地之情正大聖人之情亦正大故不爲煦煦之仁孑孑之義

今人有厭讀朱子傳註以爲太煩者又有博覽朱子諸書以資解說者二者皆非也憚其煩厭其卑此好簡易高大必流於異學空虛昔陸子靜惡伊川之言蓋其天資過於高大有凌空駕虛之病與程子收斂謹密實地工夫異矣況朱子博學精詳細密纖悉尤非趨簡徑樂閑曠者所便也

今人未曾做得下學工夫便欲貪求高妙如何不入

異教去未曾識得聖賢作用便要建立功業如何不入權謀功利

只是一箇天理自其溫和惻怛盎然於內者言之謂之仁自其剛毅斷制截然不苟者言之謂之義非判然為兩物而不相通也如顏子為仁而未嘗不義孟子集義而未嘗不仁如陰陽雖對立而陰中自有陽陽中自有陰蓋仁義二理實一理也陰陽二氣實一氣也

程子言敬則無已可克朱子言敬則仁在其中矣皆一意也

做當今一箇好人須壁立千仞

宴安如酖毒

志不可放倒身不可放弱程子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朱子曰才悠悠便是志不立

今人自置身於卑汚苟賤之中却要去外面求貴

今天下自功利詞章之外不歸於老則歸於佛

敬只是一箇敬又曰篤敬恭只是一箇恭又曰篤恭是篤實做得有力不走作也

縱能窮得此理然無持養工夫此理亦茫然無歸着處故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之

大學要緊處在致知誠意兩章故朱子以爲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蓋不致知而欲誠意則善惡未明而所誠者反非天理之真而適以爲妄能致知而不誠意則所明之善終非已有自欺欺人爲害大矣

程子曰敬下驢不起只是謹密畏慎底意

章德茂言陳公甫不害世只有今之貪利祿者爲害世是不知莠之亂苗但知蒿草之害苗也

永樂間道義名節之士未見只有許多才子出來弄

詩文

莊孔賜觀其詩只是一箇豪曠之士此風旣成則天下學者皆流於曠濶狂妄之地爲害亦不細

仁是生理之具於吾心者故孔門之教以求仁爲要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此聖人做天底事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之作用又與聖人不同

不合理事便不可爲故曰非禮勿動

今之科舉文字乃取富貴之具與修巳治人之道無干涉

聖賢待異端極嚴眞如待賊相似孔子曰攻乎異端

斯害也已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故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蓋異端害道如莠之亂苗其害大而深功利害道如衆草亂苗其害小而淺

要闢異端當先敎人學小學

韓子闢異端手段低是從末上闢孟子程子朱子是從本上說所以非韓子所及

聖賢治世是從天理上展開去所以人不可及後世才智之士用盡氣力只見功業之卑

聖賢之學只是修已治國平天下是從這裏出

聖賢生於治世有治世事業生於亂世有亂世事業

事業雖殊其道則一

盡天理不以一毫私意智力撓之便是堯舜氣象

窮理後便有才誠意後便有德

自井田之法不行人富者少貧者多

天下人才要聖人出來得位收拾隨其所長而用之

苟無聖人在上裁而用之則清高者多隱逸才智

者多趨功名曠大者多入異端

學只爭箇爲已與爲人若爲已則學愈博而理愈明

若爲人則學博而成雜理愈偏而知愈蔽故程子
以記誦爲玩物喪志也

潮是海水溢而衮上江去錢塘江淺故有湍激之勢
而潮勢大楊子江水深故潮勢平先儒皆以爲潮
隨月是也月臨子午則潮生子午乃陰陽之極也
月臨卯酉則潮退卯酉乃陰陽之交月爲太陰水
陰盛故從其類自朔以後望以前月臨午潮生月
臨子汐生望以後朔以前月臨子潮生臨午汐生
餘則先儒之論已備

感化者聖王爲治之本刑賞者聖王勸懲之具馭衆

之柄也天下之大生人之衆雖遠近賢愚不等然莫不本於一理聖人在上盡此理於巳安有不感化者哉然善者爵而賞之惡者威而刑之亦此一理中之散而萬殊者聖人豈有意爲之哉理之當然也然刑當乎理衆莫不懲賞當乎理衆莫不勸故此又爲馭衆之柄也

聖人有憂世之心無忿世之心蓋世道既衰上無明主聖人在下只得隨時盡心拯救不可忿世而長往也

聖賢處事毎斷之以義不顧利害智謀之士專計利

害不顧義理然理義者人心之同然聖賢制事以
義故人心自然歸仰智謀之士多失人心以致禍
害
朝廷不以德行取士天下學校根本先壞了非惟不
能成人才又壞人才吾在紹興與朱經說今之秀
才有六七分天資及入學校年久又壞了一半只
有二三分天資纔以爲然
今以文詞科舉取士日誘月化人皆趍於利祿逐末
趍利風俗焉得不薄人才焉得不喪小小人才觧
有不沉没者既不以德行取士不若罷去學官生

員罷去科舉只行薦舉法令在朝大臣及各道郡縣采訪賢才而薦舉之朝廷君相裁量而用之則天下之人皆欲奮勵以自進於才德豈不勝於今之學校設官員生徒終日只去採截題目綴為浮詞以希富貴而於身心全不知檢德行全不知勵乎且朝廷可得些實才用此是麄法終不如程子學制盡教養作興之道

井田之法不行田地多被富豪有智謀者用銀穀買而兼併之愚民常少衣食

春秋不與五伯者是他心術不正事事把私心去做

那些仁義是假底或曰齊桓晉文若以眞心去行仁義春秋亦與之乎曰他若以眞心行仁義即王道也春秋不必作矣他本無明理正心之學故謂之假仁曰設使聖人爲之如何曰聖人正己而物格尊王室正侯度明理義興教化安中夏攘夷狄上下與天地同流豈容楚人得以猾夏僭王秦晉得以坐視不朝屈完必不敢抗盟而自服矣

孟子言善政得民財是分田制井率天下之民務農重穀以生天下之財而國家亦賴其貢賦非是重歛以得民財又非如王安石用青苗市易以剝取

民財大學言生財有大道則財恒足亦此意也貢賦只合貢國家當用之物觀禹貢則可見如珍禽異獸奇花異草皆不宜令之貢向在浙江見福建貢禽鳥花草樹木費多少人工路費財力又聞番人貢馬其費不可勝計不過供耳目之樂百姓受害不可勝言或曰夷狄來朝必有物來獻豈可盡却曰狄夷來朝獻其土物固不可却然亦須有益於用乃可奇玩之物受之何用況犬馬犀象難致之物多費供送害民必矣如貢一馬一象費用多少人力財物況禽鳥花木止供玩好反費民財力

以有用之物易無用之物乎使民不得耕耨以養父母所害尤大

金人不以布帛換金銀是他有見識

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

不顯亦臨無斁亦保必如此然後心純一而無間也

必有事焉是孟子最善做工夫處人無所事則心悠悠蕩蕩無歸着必至外馳程子取以明持敬之道也

其義尤精孟子雖是說集義亦以見敬爲義之體

未有外貌不莊心能一者

仁是天地之生理具於人心者故先儒以為本心之
全德蓋兼四德而為萬善之長而統乎萬善者也
故孔門之教專在求仁其所以教諸弟子者皆是
求仁功夫必至於其心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
私乃能當仁之全體故顏子三月不違其餘則日
月至焉

學而善思則學便有進

扶陽抑陰雖聖人之用意實天理之當然蓋聖人之
意即天理所在非如人之私意

桀紂失了君道故湯武不得已而伐之蓋君者所以

爲天下主代天理物以養天下之民今桀紂非惟
失君道又殘民害物乃天地間一大賊也湯武不
幸適在其時當救民之任故不得避伐上之嫌而
坐視也

人要做事業亦是私意君子之學只是明理應事事
當爲處則汲汲爲之不倦不當爲處則截然不爲
故禹稷憂而顏子樂也

士君子只當守道安貧以待君上之求不當自求進
求進則先失其道矣

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天地有天地便有人

物有人物便有性情有性情則形於言語詠歌自不容已此詩之所以作也詩既作又足以正性情辯得失與教化感人心動天地格鬼神此詩之本末功用也

良知良能本於天德之自然須要養不養則喪滅故古人自幼便教之洒掃應對孝悌恭敬

人須要恭敬恭敬則惰慢邪僻之心不生德性常得其養而天下之大本在我由是以窮理修身以則致篤恭而天下平

天下事皆從我這裏做故曰大本是道

大本立則達道自行故程子曰已立後自能了當得

萬事

道只有一箇體用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致曲是事事要必推行到極處旣到極處則誠立矣

誠立則不可揜故形著動變自不能已

尸居龍見淵默雷聲是道理昭然不可揜也

聖人與賢人之分只是一箇生與熟間斷與不間斷

識得如何未熟如何間斷從此勉勵不息此是希

聖工夫久而聖可至矣

先王之敎不行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此道

之孤宜矣或曰今科舉害人多人聰明多去習科舉曰科舉雖害人多只害得中人中人已上害他不得上等人習科舉亦容易況中科後亦脫得豈如異端愈聰明者陷溺愈深若王教行則高者可爲聖賢中人亦可進爲君子

朝廷以文章取士故士子亦必心心念念日夜去擬題目作文字故學官皆閑了設若朝廷以德行才能取士則人必皆奮勵以進其才修其德又何患人才不興風俗不美故乾剛一振萬類皆從人存政舉又何難哉

人有才氣者老而不見用皆汨沒萎弱不及少年此無學問克養之功聖賢則老而經歷事多閱理益精操養益熟故孔子示人以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非若後人聰明才氣之士老不及少也吳草廬言三十年前好用功亦說殺了惟孔子之言可爲萬世法

佛學心守向一路去更不去窮究天下道理所以其學易成卻只守一箇念頭就要做成佛是其道隘而提其志堅而確其心一而專非若儒者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而心常存也儒者心與理一而存佛

學心與理離而存
儒者存此心以應物心存則處事當理事得其理則
心益存所謂內外一致心迹不分佛氏只去把持
一箇心不去應事是絕了心之理當事物之來不
得已而應之又要把持照看此心在腔子裏是一
邊外面應事一邊內裏持心應得外面事不曾存
得內裏心存得內裏心又不曾應得外面事此其
所以內外判隔顛倒猖狂戒謹恐懼小心翼翼工
夫無所用一任狂妄爲大婁空駕虛而得罪於聖
人也昔王介甫言以高明處己以中庸待人便是

內外心迹判爲二事處已待人分爲二理殊不知所謂高明者是不爲物欲所累不淪沒其本心中庸是事得其理無過不及也高明所以爲中庸中庸即高明之所爲豈中庸之外別有一箇高明將來處已高明之外別有一箇中庸將去待人

處事應物不可徇已偏好須省察當爲與不當爲當理與不當理

見得道理明自利祿便不敢苟取養得此心純熟利祿自不肯苟取

治世之詩言其君上憫恤之情亂世之詩錄其室家

怨思之若范氏此說甚好

若要人民殷富國賦不乏須分田置井務農重穀輕省徭役使民得以盡力畊耨去冗食之官與坐食之兵在上者躬行節儉限貴賤之等變奢靡之俗然後儲積可廣雖遇凶年民無饑困矣

屯田之法須如古者井田官買田爲之分成區域每區所入可食六七人令軍人移家就佃選賢能爲之帥修明戰法敎倘仁義有事則戰無事則畊非惟可免饋運又可漸復井田

義理貫通後此心便有定主不可惑亂故曰知止而

後有定

此理貫徹古今無有窮盡在天爲天道在人爲人道在物爲物理學者惟當隨事卽物以明其理致其知守於已而勿失謂之忠推於事而曲當謂之恕學者於義理見得分明則貧賤富貴撓不得

此理吾固有之物棄而不求富貴身外之物求之不已是不知內外輕重之等也或曰富貴得之可以榮身道義亦可以榮身乎曰此何言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人之所以爲人者仁義也苟無仁義則入道絕矣那些富貴更作何用仁義旣滅敗亾

亦至昔成湯不殖貨利而富有四海桀紂聚鹿臺之財終至亾國榮辱可見矣或曰此以國言若人家之財則衣食不足何暇治禮義曰古人以禮義立身以財養身但當以義制利不以利害義故程子以只營衣食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心然衣食亦要合義不可苟

利極害亦至故有祟滅身亾家

老子最姦待人處事皆要處其下居其後非真有謙遜自卑之心蓋見剛而居高者多危僭而居前者多㐫又見谷之卑下虛空衆流之所趍故欲爲天

下谷而專一守其卑下居柔處懦其心實欲高於
人先於人勝於人也其心詐其機玄其弊深爲害
甚酷後世用兵者多祖之以取勝流禍不窮也

儒者之一一於理而不爲利欲所雜老子之一一於
虛無不爲事物所雜思慮所牽

先王之兵在於救民伐暴禁亂保邦後世之兵在於
利已殺人逞忿快欲

程子曰若不能涵養只是說話言人不能操存涵養
則所講究之理無以有諸已適爲口語而已蓋能
主敬涵養則天理本原在內聰明自生義理日明

所窮之理得於已而不失故朱子以爲未知者敬以知之已知者敬以守之此涵養之敬所以成始成終也

立志已定用功不差潛心積慮之久義理自當融會事事理會過至於融會貫通以造於約則天下古今之理在我有何不快活

只一箇正大道理聖王在上發出來鼓舞得天下人起區區計謀不足道

聖人爲政感發天下人心同歸於善如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所以其民皡皡伯者之政是用其

私意智力假仁義以收人心故其民歡娛然其所感者私而狹所爲者險而勞是以功烈之卑

除去私意便是仁

理不離乎氣氣清明者理亦明氣昏濁者理亦昏氣剛大者承載任荷得道理起氣弱小者便承荷不得氣麄者雖能承載反隔蔽了道理故孟子集義養氣擴前聖所未發程子每稱之

孟子集義養氣故其才剛大發越

心麄最害事心麄者敬未至也

凡事熟則精精則巧巧則神工輸子之巧師曠之聰

伯牙於琴瓠巴於瑟羲之於字皆至熟至精而神生焉聖人之於天理至熟至精故神妙不測也

女色之害甚酷小則亾身大則亾國紂嬖一妲己而殷之宗廟社稷滅亾幽王嬖一褒姒宗周喪滅文姜淫而殺魯桓齊襄二君宣姜淫而衛爲狄滅女色之害可勝言哉

人不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過人遠矣

居業錄卷之三終

